

水土一方

《浊世苍生》续写

韦明铤 著

杨虚子 苏空头 淮瓶子

杭铁头 惠安女

元穆贼 绥德汉 沧州拳师 关中刀客

峨嵋道士 少林和尚 台州硬气 宜兴夜壶

洛阳女儿 大同婆娘 扬州瘦马 秦淮八艳

米脂婆姨 苏州状元 吉水翰林 绍兴师爷

西北驼帮 云南马帮 两淮盐商 红头阿三

东北流人 北方侏子 关中契兄弟

广州十三行 南京大萝卜 天桥八大怪

山西九毛九 达坂城姑娘

山东人民出版社

水土一方

——《浊世苍生》续写

韦明铤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水土一方:《浊世苍生》续写/韦明铤著.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1

ISBN 978-7-209-04626-8

I. 水… II. 韦… III. 民族性—研究—中国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775 号

责任编辑:于宏明

装帧设计:李海峰

水土一方

——《浊世苍生》续写

韦明铤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75mm×235mm)

印 张 17.5

字 数 24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

ISBN 978-7-209-04626-8

定 价 2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0532)88194567

序

五六年前，我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过一本名叫《浊世苍生》的书。内容很杂，包括京油子、卫嘴子、四川袍哥、江阴强盗、凤阳花鼓、山西乐户、上海瘪三、西南蛊人、关东胡子、湖湘兵勇、珠江老举、南洋猪仔、三河老妈、松江娘姨、京师相公、河间太监、丰台花匠、岭南海盗、北国念秧、徽州骆驼、山东响马、江西腊鸡、山陕老西、天津混星子、保定狗腿子、浙江同年嫂、潮州打怨家、高邮黑屁股、广东咸水妹、粤南麻风女、湖北九头鸟、顺德十姊妹、北方走马仗等。我没有办法给它起一个更合适的书名，只觉得这些人处于浊世，都是苍生，故名《浊世苍生》。后来看见出版社的广告把它归于“中国地域人文现象研究”，也还恰当，只是稍微拔高了一点。

至于我写这些东西的缘由，在那本书的序里都已说了。

我的主要观点是，因为地分南北，所以人也分南北。山川、气候、物产的不同，给居住在那里的人，带来了体质、性情、风俗的差异。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归根到底，是因为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区别，才使得那里的人文景观呈现出异样的风采。

我举了许多例子，说明地域差异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最明显的差异，表现在学者的学风上。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过，北方学者的毛病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学者的毛病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是典型的例子。说人分南北，只是简言之而已。中国如此之大，何止南北两派！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十方水土呢？必定要养十方人了。其实，就中国而言，应该说“百万水土养百万人”才算差不多适当。

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千百年来，几乎中国各地的人都有一种或几种奇怪的诨号。这种诨号涵盖于这方人的全体之上，仿佛谁也不能例外。

早在北宋时，庄绰在《鸡肋编》卷上就写了一段奇特的话，说各地人都有特殊的忌讳：

天下方俗各有所讳，亦有谓而然。

渭州潘原讳“赖”。云始太祖微时，往凤翔谒节度使王彦才，得钱数千，遂过原州，卧于田间，而树阴覆之不移，至今犹存，谓之“龙潜木”。至潘原与市人博，大胜，邑人欺其客也，殴而夺之。及即位，亡几欲迁废此县，故以“赖”为耻，然未知以欺为“赖”，其义何见？常州讳“打爷贼”。云有子为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挾之楚而自施杖焉。虽有爱心，于礼教则疏矣。楚州讳“乌龟头”。云郡城像龟形，尝被攻，而术者教以击其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讳“靠山子”。真州多回禄，故讳“火柴头”。涟水地徧多荒，人以“食芦根”为讳。苏州人喜盗，讳言“贼”。世云范文正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贼，乃曰“看参政乡人”，是可笑也。而京师僧讳“和尚”称曰“大师”，尼讳“师姑”呼为“女和尚”。南方举子至都讳“蹄子”，谓其为爪，与獠同音也。而秀州又讳“佛种”，以昔有回头和尚以奸败，良家女多有所染故尔。卫卒讳“乾”，医家讳“颠狂”，皆阳盛而然。疑“乾”者，谓健也。俗谓神气不足为九百，或以乾为九数，又以成呼之，亦重阳之义耳。蜀人讳“云”，以其近风也。刘宽以客骂奴为“畜产”，恐其被辱而自杀。浙人虽父子朋友，以“畜生”为戏语，而对子孙呼父祖名，为伤毁之极。在龙泉，见村人有刻石而名“蛮”、名“娇”之类，可耻贱者，问之，云欲人难犯，又可怪也。天长县炒米为粉，和以为团，有大数升者，以胭脂染成花草之状，谓之“炒团”。而反以“炒团”为讳，想必有说，特未知耳。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谑语”，写到严嵩因是江西分宜人，从而被讥为“腊鸡头”的趣事：

嘉靖间，分宜当国，而高新郑为史官，候于私宅。时江西乡贡求谒者旅集，及分宜延客入，皆鞠躬屏气，高因大笑。分宜问故，高对云：“适见君出，而诸君肃谒，忆得韩昌黎《斗鸡行》二句云：‘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待。’”严闻之，亦为破颜，盖俗号江右人为“腊鸡头”也。

又，新郑与江陵初年，相契如兄弟。偶联镳出朝，而朝曦初上，高戏出一偈语云：“晓日斜熏学士头。”张应声曰：“秋风正贯先生耳。”两人拊掌几坠马。盖楚人例称“干鱼头”，中州人例称“偷驴贼”，俗语有西风贯驴耳也。

在明清流传的话本《解学士诗话》里，有一首据说是明人解缙写的诗，列举了许多地方人的诨号：

骂声江西是腊鸡，苏浙盐豆落笊箕。
云贵两广真蛮子，福建土狗出诗书。
四川最多尖老鼠，湖广都是臭干鱼。
河南俱是偷驴汉，倚在山东瓜在西。
南京金陵挑粪桶，北京畜子吃酥酥。

民国时大华烈士的《西北东南风》里有一篇“徽号”，记录当时各地方人的诨号是：

国内各地居民，各有相当之徽号。如察哈尔人为“山药蛋”；江西人为“老倭”；四川人为“川老鼠”；湖南人为“湖南骡子”；湖北人为“九头鸟”；山西人为“老西”，又为“醋糟”；陕西人为“老陕”；东北人为“扁脑杓子”，又为“白帽子”；山东人为“老山东”；河北南三府人为“棒子面”；津东人为“老给”；河南人为“河南侉子”；广东人为“老广”；江北人为“江北佬”，又为“江北猪猡”；苏州人为“苏空头”；杭州人为“杭铁头”；北人称南方人为“蛮子”，又为“臭豆腐”；北京人为“京油子”；天津人为“卫嘴子”；保定人为“狗腿子”。北方俗谚云：“十个京油子，赶不上应该卫嘴子；十个卫嘴子，赶不上一

个保定府的狗腿子。”

近人瞿兑之在《养和室随笔》一书的最后，说各省人都有所谓“地讳”，其实也就是诨号：

各省皆有地讳，莫知所始。如畿辅曰“响马”，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倭”，河南曰“驴”，江南曰“水蟹”，浙及徽州曰“盐豆”，浙又曰“呆”，江西曰“腊鸡”，福建曰“癞”，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

今人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也曾谈到他的家乡江南一带城市的各种诨号：

近世吾乡惠山泥人有盛名，吾乡语称土偶为“磨磨头”，而自道曰“倭倭”。故江南旧谚，呼无锡人为“烂泥磨磨”，亦犹苏州人诨名“空头”、常熟人诨名“汤罐”、宜兴人诨名“夜壶”。

这些因地域而产生的诨号，林林总总，奇奇怪怪，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形成。在它们的后面，应当隐含着地理、历史、风俗、人文等广泛内容。

我在《浊世苍生》的序里承认，我的书不敢妄称研究，至多只能说是一本读书劄记。闲来读书，偶有所得，辄援笔记之。资料积久渐多，又受到出版社的错爱，稍加董理，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那篇序里，我特别郑重声明：

如果书中的一些文字，让某地的朋友读了不大愉快，我预先声明，那绝不是我的本意。我只是根据我能得到的材料说话，我甚至只是想给朋友们提供一点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绝对无意对某地某人有所褒贬。

我希望读者诸君体谅我的用心。假如承蒙你们垂青，我也许有勇气再写本续集——现在我终于有了这种勇气。

二

《浊世苍生》出版以后,有没有勇气写一本续集,我是没有把握的。

好在很快看到《文汇报》上郭梅女士(或者先生)的一篇书评《〈浊世苍生〉:地域人群写生集》。作者写道:“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国疆域的广大造就了姿采各异的人文景观,也使得研究地域文化和国民性格的专著不断问世,最近出版的《浊世苍生》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种。”“《浊世苍生》近三百个页码,二十二万字的篇幅算不上十分厚重,但作者写得很扎实——第一扎实的,是材料。从古今小说、笔记传奇到俚曲、民谣、竹枝词,作品引用的范围很广,有读者比较熟悉的‘三言二拍’和《聊斋志异》等,也有大部分读者闻所未闻的官方史料或者野史笔记,书中有不少内容丰富的插图,也大都来自旧时的小说、画报等。第二扎实的,是作者的写作态度。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客观、诚恳,但又不失之于‘掉书袋’,字里行间常常显露作者自己的立场。比如,《保定狗腿子》一篇,是以‘写不写这个题目,我一直犹豫不决’开头的;《广东咸水妹》里则提及自己对广州的印象是‘炎热、清秀、浪漫’……于是,作品便扎实而不板滞了。”作者说:“我比较喜欢《湖北九头鸟》这一篇——这个题目早就有人做过了,很不好写。作者巧妙地避开了一味拿史料说话、陷入前人窠臼的陷阱,主要借现当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和贾平凹的视角展开评述,他说贾平凹描写湖北人‘自夸这里男人义气,女人好看……你要问起这儿特产,他就更是天花乱坠,说这里的火纸,吃水烟一吹就着……说这里的老鼠药特有功效,小老鼠吃了顺地倒,大老鼠吃了跳三跳,末了还是顺地倒。说的时候就拿出货来,当场推销。’作者说他很欣赏贾的这段描画,因为‘湖北人的会说,会做,可爱,可恨,都在其中了’。”感谢作者的评价:“如果说《浊世苍生》是在为旧时的特殊地域人群写生,那么,我觉得,这是一册工笔写生集。”

不久,《扬州日报》发表孟瑶女士的书评《浊世里的悲悯》,说:“京油子、卫嘴子、关东胡子、湖湘兵勇、保定狗腿子、湖北九头鸟……这样一些称呼是我既熟悉又陌生的。熟悉,是因为这些带着调侃乃至讥讽的名称,表明我对某一个人群的笼统而又模糊的认识;陌生,是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些名词背后所包含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深意。而另一重陌生是,以中国之大,还有大量有显明特征的地域文

化人群，因着距离的遥远和我阅读的褊狭，尚不在我的视线范围里。因此，当我读到《浊世苍生》时，有一种特别的惊喜：除了上面那些诨号，我还看到了西南蛊人、三河老妈、北国念秧、岭南强盗、江西腊鸡……书中对三十三种各地人群的诨号作了发微抉隐式的叙述，中国南北各地那些带着强烈的地域特征、充满个性的人们，由此得以清晰呈现。”作者说：“我以为，作者书中写到的人们，即便在当时，也不能被称为主流人群，但他们身上，打着当地历史、文化、民俗的烙印，他们大多数离‘江湖’更近，带有‘江湖’特有的苍白、暧昧和灰暗的色调。他们萌生于那个黑暗的时代，他们生活于社会的边缘，用种种手段，换取自身的生存权利。我从那些看似平实淡泊的文字里，时时感受着作者对这些芸芸苍生的悲悯情怀。作者笔下的各色人等，大抵从其产生的背景缘由，写至民国时期结束。这给我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他们就这样彻底消逝在历史的暗夜里了吗？今天还有没有这种带有特殊印记的人群值得我们去注目？我希望看见作者未来有续篇为我解疑。”作者指出：“扬州人有‘扬虚子’诨号，但书中却没有关于‘扬虚子’的描述，作者韦明铤是扬州著名学人，如何把这样一个近在身边的称谓忽略了过去？数日前韦明铤用 E-mail 把‘扬虚子’发给我，我得以一睹为快。他告诉我，是出版社出于某种顾虑，把此篇抽去了。”“韦明铤有一个藏书万册的书房，这使得他可以有资格名列江苏省十大藏书家的行列，但他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藏’书家，说他是一个‘用’书家也许更贴切。在他的那万册书中，大凡涉及扬州的内容，哪怕寥寥数句，那一页定有纸条夹在其中，仅是这一种耐心和经年累月的搜求工夫，也令我辈望尘莫及。韦明铤近年的创作和著述之多，可以用‘井喷’二字来形容，那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这一本书里，《扬虚子》一文列在篇首。

其后，在网上看到了蔡小刀先生的书评《“诨号”折射的地域文化性》，作者写道：“在过去，一些带有地域性特征的诨号流传甚广，如京油子、卫嘴子、无锡贼、江阴强盗、四川袍哥、上海瘪三、关东胡子、山东响马、松江姨娘、三河老妈、河间太监、徽州骆驼等等。对于湖北人，也有一个诨号——九头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些带有地域特征的诨号呢？”“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因为地域的不同，自然环境、风俗人情、文化积淀往往差异甚大，这些都会综合反映到人的性格上，而某一地域中的群体常常会表现出一些比较突出的特征，这些诨号

正是地域文化性格的符号化。孔颖达在《十三经注疏》中说:‘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有关地域与人文性格关系的论述,强调了‘南方’和‘北方’的分野。在广袤华夏土地上,东方与西方差异之大更是显而易见。所以,当代文化史家萧兵先生又将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四大集群——东夷、西夏、南苗、北狄。其实,‘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一个个相对集中的地域中,其文化表现各不相同。如,高原文化雄浑深沉、平原文化质朴阔远、山区文化神秘瑰丽、水乡文化灵秀阴柔。所以,也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巴蜀之人少愁苦’、‘荆楚饶劲士,吴越多秀民’、‘无湘不成军,无徽不成商’等等更为细致的描述。在长期的流传中,经过人们不断提炼、比附,许多地域性的诨号也就诞生了。”

作者说:“《浊世苍生》的作者韦明铤是个有心人,平常阅读野史笔记,在故纸堆中寻幽发微,日积月累,竟然理出‘诨号’背后隐藏的地域与人文关系这条线索,写就了一部颇有趣味的著作。作者援引大量文史资料,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考证种种‘诨名’的来由,对地域性格作出了颇有见地的解释。”“譬如,作者考据‘京油子’,认为此诨号来由有二:一是明清之际人才云集京城,为了交流,大家特别重视语言技巧,也就是尽量使语言行为保持最大弹性,故而显得油里油气;二是京城居民久住皇城根下,心中生出优越感,对‘外省人’未免不屑,以至喜欢循循善诱、滔滔不绝。这样一来,‘京片子’渐渐就成了在语言上缺乏节制的‘京油子’。从一个方面看,‘京油子’表现了历史上北京人的委婉和浮滑,体现出鲜明的语言狂欢特征,这种膨胀的泡沫以至造成了文化生态实质的贫瘠与危机——空谈;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京油子’包含着讲究和韵味,显示出智慧。举那如水萝卜一般灵脆的‘京白’为证。如夸一个小女孩漂亮,一般人会说:‘长得多漂亮啊!’而‘京白’会先来一句‘哟’,然后道:‘瞧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一串儿落地生花的字眼,雅、娇、甜、嫩齐全,味道儿全出来了。”“再如对‘九头鸟’的考论,也颇有意思。关于它有一段神话传说:九头鸟本是一只十头神鸟,因为周公厌恶其声,派人去驱赶猎杀。射了三箭未中,上天派下天狗来咬去它的一只头,所以只剩下九首。从此,它昼伏夜出,畏惧火光,血滴谁家,谁家遭殃。而

《太平广记》中载：‘鸛鵲乃鬼车之属，或云九首，曾为犬啖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从这些资料可以知道，九头鸟其实是不祥之物。后来发展下来，九头鸟又有了新的含义。《陔余丛考》中说：‘天上有九头鸟，人间有三耳秀才。’‘三耳秀才’是比一般人都聪明的秀才。后来又经过演变，‘九头鸟’具有了双重含义：一是说它能预知一切，特别聪明；二是说它过于狡猾、奸诈。其实，如果排除偏见的话，‘九头鸟’倒正如林语堂所言，真能概括湖北人的性格特征：精明且喜欢争强好胜，就是‘辣椒也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作者指出：“这些年来，地域人文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相继出版了《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区域人群文化丛书》、《都市人丛书》、《地缘中国》、《闲说中国人》、《南人与北人》等书，或侧重学术性进行整体研究，或强调个人体验记录见闻，而《浊世苍生》却选取‘绰号’作为切入点来小题大做，的确别开生面，引人入胜。”“作者以‘浊世苍生’作为书名，无疑带有浓厚的悲天悯人的意味。书中讲述的都是遥远的旧中国芸芸众生的故事，印上了深深的时代痕迹。无庸讳言，国民的劣根性集中展现在这些‘诨号’中，有些文字读来让人触目惊心。但是，这淡淡的灰暗中仍然闪现着亮色，那就是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浓浓人文关怀。由此倒也可见作者的另一番用心：对国民性的含蓄批判。”

我很感谢这位素不相识的评论家，他看出了作者的用心所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现象，到处可见。最近，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位署名“听雪敲竹”的网友写了一篇《巧合解疑》，说：“搜索韦明铤的《浊世苍生》，仅得目录，但已够让人惊奇的，俨然就是一幅苍生百态图：京油子、卫嘴子、四川袍哥、江阴强盗、凤阳花鼓、山西乐户、上海瘪三……其中有些内容无须多加思索，比如‘京油子’、‘卫嘴子’说的都是当地人能说会道，‘高邮黑屁股’说的是当地渔船的屁股都漆成黑色所致。有的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才能理解，如‘保定狗腿子’是说保定地处京畿之地，多名捕服务于皇上。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外地人做捕快，为什么只有地处京畿之地的保定人与此占有优势呢？”“巧了，那边主任正和王老师聊天。主任：你看咱们L城，离城近的两个村X村和Y村在城里当保安的特别多。就看咱们学校，五个保安就有两个是你们X村的。王老师：可不是。以前那叫当警备队的，要是放在过去，都要被批判的。”“就是说，X村这个‘京畿

之地’，不只是现在当保安的多，过去也是如此。那么‘保定狗腿子’也就能解了。一个疑问竟在这样的巧合中解得，也算有趣。”

自己的书倘能解决读者的一个疑惑，是值得庆贺的。

三

诨号仅是一个标识，内涵深藏在它里面。

“淮瓶子”不是谈器皿，“无锡贼”不是谈小偷，“南京大萝卜”也不是谈蔬菜园圃。我谈的是人。但这一来就不免有些风险，因为凡是人，都是具体地方的人。

几年来，我一直注意各地人对他们自己的诨号的反应，当然首先是对我写的一系列文章的反应。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也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因为这既可了解某地人的开放程度，而我自己也时刻有挨骂的可能。

高邮人对“高邮黑屁股”的态度很平常。一位高邮读者对我写的《高邮黑屁股》评论道：“原来是这样来的！我也说嘛，怎么这么叫我们。真是很有意思。”

杭州人对“杭铁头”这个绰号，也没有多少反感。一位杭州读者对我写的《杭铁头》这样评道：“扬虚子、苏空头、杭铁头、南京大萝卜……说明某地具有比较广泛的影响。哈哈！”

我没有看到大同人对于“大同婆娘”有何评论。只见到香港网友“月生海”在谈到“大同婆娘”和“扬州瘦马”时说：“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本书，系韦明铤先生所写，书名叫《浊世苍生》，讲得唔算露骨。”为什么说“唔（不）算露骨”？是因为“大同婆娘”和“扬州瘦马”都是娼妓群体，行文容易涉及情色。我在《大同婆娘》中曾提到旧时对“大同婆娘”生理结构的一些传闻，虽然有个女网友抱怨说：“小妹愚笨，唔明解???”但恕我对此只能点到为止。

“珠江老举”是旧时广东的一个妓女人群。我之写《珠江老举》一文，意在考证这种被历史风尘湮没的卑微人群的生活状态。此后，有人找出更多的材料，证实“珠江老举”确实存在。如陈徽言《南越游记》云：“近惟珠江水寮诸妓，谓之‘珠娘’，南北岸粉黛成行，佳者殊鲜。”张际亮《南浦秋波录》云：“至若粤东，称伎曰‘珠娘’，曰‘老举’。其宅最盛者曰‘花地’，盖南汉故花田也，舟岸杂处，习俗与闽无别。”读者的新发现，是以为“珠江老举”之名可能与福州土话有关系。福州旧

有“诸娘”一词，如陈衍《福州方言志》云：“（福州）女呼‘诸娘’。案：当谓无诸国之娘。”叶俊生《闽方言考》云：“‘诸娘’，女子也。任昉《述异记》：‘越俗以珠为上宝，生女谓之珠娘。’一云：闽古为无诸国，故妇曰‘诸娘’。”可是，广东的“珠娘”和福建的“诸娘”是不是一回事，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正如郭白阳《竹间续话》所说：“粤东称伎曰‘珠娘’，未闻闽有‘珠娘’之称。”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顺德人对于古代有女子同性恋倾向的“顺德十姊妹”，并无贬评。一位顺德网友对我写的《顺德十姊妹》的读后感是：“听过咯，的确系有咁嘅事。哦，原来是这样啊！”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福建人对于古代有男子同性恋倾向的“福建契兄弟”的态度。我写的《福建契兄弟》被贴在福建的网上，一位福建网友看了显然不高兴：“这么说来，合着闽人自古就有龙阳之好、断袖之癖的传统？这倒是教人不好接受。”但另一位福建网友的话让我放下心来：“‘契弟’之说在福州民间倒是有过耳闻，也曾出现在老福州方言里，但是说的人也以为不耻。没想到元明时此风如此之盛，我只当是奇谈，呵呵！”

江阴人对于“江阴强盗”的诨号，心怀矛盾。大体而言，对此抱有两种态度。一是加以辩白，如有人说：“这是我听到的关于‘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解释：有个江阴人，是种桃子的，有一天他到无锡去卖桃子，卖不出去。可桃子卖不出去会烂掉，没办法，只好降低价格出售，就叫做‘强卖’，因此他蚀了本。所以他回家对别人说‘江阴强桃无锡蚀’，慢慢地就变成了‘江阴强盗无锡贼’。”二是视为民风，如有人回忆说：“年少时在南京求学，和一女同学相处甚欢。一日，延自家中吃饭，其母包饺子。晚餐时，其父下班回家，问及我，同学代为回答江阴人。其父愣了片刻，忽然大笑曰：‘哎呀，原来是江阴强盗啊！’众人愕然。后方知，其父为江苏作家协会主席，其姥爷曾在江阴打过游击，对江阴民风甚是了解。”须知，“江阴强盗”是指江阴人的性格，不是说江阴人都是剪径的李鬼。

我觉得最敏感的题目是《保定狗腿子》。有人把我写的《保定狗腿子》发在保定的网上，但并没有如我预期的那样，引起谩骂或围攻。相反，有人平心静气地说：“在保定人看来，很不愿提及‘狗腿子’三个字，似有骂人的意思。其实‘保定狗腿子’究竟何解，并没有确切的说法，或许还有其他的新义。”他提出“保定狗

腿子”有三种解释：一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保定多出汉奸，但此说值得推敲；二是并非“狗腿子”，而是“勾腿子”，因为保定人善摔跤，绝技就是“勾腿子”；三是古代学子进京赶考，必经保定，纨绔子弟雇用保定轿夫抬着进京，轿夫自嘲是“狗腿子”，也暗讽那些纨绔子弟将来是朝廷的“狗腿子”。保定网友认为，如果作第一种解释，对城市名誉不利，应该摘掉这个不雅的称号；如果因为摔跤而成名了“勾腿子”，当作别论，但需正名，免除误会；如果是第三种解释，则保定人也该卸下对富人的仇恨了。这些议论都是非常公允的。

爱家乡不一定要为家乡护短。淮安人对于“淮瓶子”作出的反应，反映了乡土情结如果被过于强调，会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淮瓶子”又作“淮评子”、“淮贫子”。我在《淮瓶子》中说：“我觉得还是‘淮瓶子’、‘淮评子’、‘淮贫子’三者并用为好。这样可以从几个不同方面体现历史上一部分淮安人的劣根性——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历史上’和‘一部分’，但愿因此而不会引起今天淮安人的误会。”“说到底，那些劣根性绝不仅仅存在于淮安人身上。”然而，对于历史上客观存在的这一诨号，淮安人的态度截然不同。

一种反映是非常理智的。这表现在对这一称号的由来进行反思，如网友“飞鸟寻鱼”说：明清时期的两淮繁华景象，多集中在淮安和清江浦，而地处淮北的淮阴，饱受洪涝之苦，贫困潦倒。据记载，明清时黄河、淮河多次泛滥成灾，昔日的鱼米之乡顷刻间变成哀鸿遍野，瘟疫流行。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黄河故道泛滥，导致安、海、沐、赣等地频增数十万灾民，当年夏秋之粮颗粒无归，时至冬季灾民缺衣染疾，致使当时灾民有五万之众暴尸路边。但水患的频发并未影响到清江浦城里的畸形繁荣。清江浦人口多时达五六十万，比汉口、南京都要多。究其原因，是大量灾民涌入城里，成为廉价劳力，以维持岌岌可危的“繁华”。时至如今，淮安农村的贫瘠景象也未根本改观，而城市的“繁华”也不复存在了。“所以，外乡人士称淮人为‘淮贫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另一种反映却是非常不理智的。这表现在以谩骂代替思考：“去他妈的，扬州人折腾的玩意！”“楼主，做人要厚道！淮安人从不欺生，美食技艺更是登峰造极，回你的扬州吃包子去吧！”对这种非理智的态度作出反应的，却是一位署名“淮上人家”的淮安网友：“别激动，本人是正宗的淮安人，这篇文章是我转的，主

要让淮安人改变一下自己。”我从“让淮安人改变一下自己”这句话，感到了真正的自信力不在于发愤，而在于图强。毕竟绝大多数淮安人是具有理性的。

相比之下，湖北人对于“湖北九头鸟”诨号的态度最为坦然。

一位叫做林小灵的读者，读了我写的《湖北九头鸟》后说：“哈，真的有意思，看了个头，先顶一下，再看！”“细细读了两遍，感觉这篇文章真的很不错。从对九头鸟的寓意讲起，让人了解中国文化的幽深，人文地貌的奇特！看了让人耳目一新！”一位网友引用刘基《郁离子》关于“九头鸟”的一则寓言：“孽摇之虚，有鸟焉，一身而九头。得食，则八头皆争，呀然而相衔，洒血飞毛，食不得入咽，而九头皆伤。海鳧观而笑之曰：‘尔胡不思九口之食同归于一腹乎，而奚其争也？’”网友“梨花飞狐”认为，我应该把这则资料补进我的文章中，他并且对资料提供者调侃道：“作者应该请你喝酒！”

湖北人对于“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谚也有争论，不知道这句话的原意到底是贬是褒。但现在多数湖北人觉得，“湖北九头鸟”具有两面性，一是说湖北人太聪明，二是说湖北人太厉害，总之是“唯楚有才”之意。更有人提议要成立“九头鸟广告沙龙”，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拟一下；如何组建九头鸟广告人俱乐部。”“真的用九头鸟的九个脑袋做广告。”他们还说：“湖北人在广告圈里还是比较多的。吴歌喧两岸，楚客醉孤舟！希望九头鸟都飞到这里！”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三河老妈”的一点材料。历史上的三河是个有名的穷县，迫于生计在京城做女佣的不计其数。近年在编写《三河县志》时组织过调查，在近三百个村中，当过老妈的妇女几达两千人，旧时在县西和京城还专设中介所“老妈店”多处。因为“三河老妈”之悲惨际遇，清末曾传唱《老妈回家叹十声》歌谣，中有“想起那当老妈好不伤心，都只为遭水灾我进了京”，“每日里做活计手脚不消停，小当家拉毛驴接我回家中”之句。至民初，评剧创始人之一的成兆才将此唱本改编为评剧《老妈开唠》，或称《老妈辞活》、《傻柱子接媳妇》，最后发展为《枪毙小老妈》，也是有关“三河老妈”的重要史事。

《老妈开唠》的剧情略谓三河县有农民傻柱子，性格憨愚，其妻陈氏貌颇美，去北京给前清宗室关三（人称阔大爷）家当小老妈。阔大爷与之私通，小老妈也乐而忘返。傻柱子于除夕骑驴进京，接妻回家过年。及至家中，四邻故旧纷纷来

探,小老妈信口开河,天花乱坠(即所谓开唠),说什么“北京城方圆占着六七百里地”、“皇上八尺多高是个黄胖子”、“太后认我为干闺女”等,令人啼笑皆非。《枪毙小老妈》与前剧接续,谓过年之后,小老妈欲返京与阔大爷重续旧欢,傻柱子力阻不能成行。小老妈备酒灌醉傻柱子,不惜害死亲夫,星夜赴京与阔大爷做妾。傻柱子被害后,托梦给二伯父,二伯父在草堆中找到其尸体,告至三河县,经三堂会审,将小老妈和阔大爷枪毙。因剧中指明故事发生在三河县,三河人深感耻辱,乃至外出时讳言是“三河人”,自称是“洵阳人”。“三河老妈”本是一个弱势群体,戏曲从哀其不幸,以至演其惨死,其中有一言难尽者。

各地的人,都有可能获得某种诨号。有朋友告诉我,如果扬虚子、苏空头值得一说,那么约翰牛(英国人)、北极熊(俄国人)、高卢鸡(法国人)、山姆大叔(美国人)、海上马车夫(荷兰人)等也不妨一谈。还有一位自称“愚人”的网友读了我的文章之后说:“不错,还可以更多地发掘。”

对的,我自当更多地发掘。但我的第一要务是发掘扬虚子、苏空头们,而不是约翰牛、北极熊们。

我感谢各种批评。这本书的写作,就是批评给了我莫大的勇气。这是因为,假如我们不能正面自己的过去,假如我们以为热爱桑梓就意味着不能批评自己的家乡,假如我们一厢情愿地臆想那些旧时诨号倘若不再被提起就不会有人记得我们曾经的疮疤,那么,那些诨号造成的阴影将还会笼罩在我们的心头,造成那些诨号的社会病毒将还会附着在我们的身上。

我还要特别感谢《社会学家茶座》和山东人民出版社,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才使得本书与读者见面。《社会学家茶座》的王焱主编和王萍女士,山东人民出版社的于宏明编辑和马洁小友,给了我不同程度的帮助,让我感念在心。

每一个家乡都拥有光明的未来,但我们的眼睛必须向着光明,才能将影子留在身后。

韦明铤

2008年7月13日于扬州醒堂

目 录

1	序
1	扬虚子
9	苏空头
17	淮瓶子
23	杭铁头
31	惠安女
39	无锡贼
49	绥德汉
55	沧州拳师
64	关中刀客
71	峨嵋道士
76	少林和尚
83	台州硬气
92	宜兴夜壶
99	洛阳女儿
107	大同婆娘
113	扬州瘦马
126	秦淮八艳